

屠格涅夫选集

前夜



I 512.4
253

期 限

请于下列日期前

屠格涅夫选集

前 夜

丽 尼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360137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НАКАНУНЕ

根据 Constance Garnett 英文译本 On the Eve
(William Heinemann, London, 1906) 转译; 并据莫斯科
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3 年出版《屠格涅夫选集》第三卷校
订。

责任编辑: 磊 然

前 夜
Qiany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5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frac{3}{4}$ 插页 5

199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7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4,850

ISBN 7-02-001185-3/I · 1101 定价 3.45 元

译 本 序

在世界文学中，屠格涅夫固然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勃兰兑斯语），但却自卓犖不群。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不愧为抒情诗人，又是名符其实的现实主义者^①。他的诗神温文尔雅，却不是高踞奥林帕斯山，不食人间烟火。他的笔端倾泻的不只是“爱情、人世的悲哀、淡淡的哀愁、自由的热烈颂歌，生之欢乐的陶醉”^②；而主要是“飞驰中”的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是这些现象的艺术反映。

从上世纪的四十到六十年代的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关系逐渐茁壮和封建农奴制面临崩溃的时代，用列宁的话来说，当时“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及其残余作斗争”^③。与这种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贵族活动家逐渐丧失其历史作用，代替他们，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出现在社会舞台的前景。屠格涅夫在这段时期的创作，正好是当时历史的纪录。他以反农奴制倾向的特写集《猎人笔记》进入文学之林，接着以《罗亭》宣告了贵族知识分子成为“多余的人”的判决，又以《贵族之家》唱出了贵族阶级“黄金时代”消逝的挽歌。在这以后，社会上在等待着，屠格涅

①② 本世纪初苏联一些研究者否认屠格涅夫是现实主义者，说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说他作为艺术家的力量在于抒情，而其抒情的主题则是“爱情、人世的悲哀……”云云。

③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128页。

夫下一部作品中将以什么人为主人公呢？果然，他不负所望，在自己新作中，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反映了当时新的活动家登上社会舞台的历史趋势。这就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前夜》和另一部长篇小说《父与子》。

不过，《前夜》并不单纯出于屠格涅夫的虚构。作家自己说过，他总是以生活为“艺术的永恒渊源”，从不“从观念出发”来创造形象，要有“活人来作依据”，却又不依样葫芦，而是把生活“升华为诗的理想”，同时力求“把握生活的运动规律”，透过“偶然性的变幻”捉摸到时代的典型。《前夜》中主人公英沙罗夫的原型是保加利亚爱国者卡特拉诺夫，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一个俄国少女爱上他，跟他一起去保加利亚，后来一度回到俄国，不久他在威尼斯病故。屠格涅夫从友人那里得到有关他的记载，敏锐地看到自己“要寻找的主人公”，看到自己在构思中那个“对自己怀着蒙眛而又强烈的渴望的叶连娜愿意为之委身的主人公”。那是在一八五五年。但只有到了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当他在俄国生活中看到英沙罗夫那样的人物活动的条件的时候，才在作品中塑造他的形象，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预言者”。可以说，凝视当前社会的现象，敏捷地抓住时代的脉搏，及时地反映现实的趋势，是作为大作家的屠格涅夫的最大特色。然而，他没有站在时代的前列，在反映时代的新现象时，思想立场的矛盾，使他的创作成为复杂的文学现象。这在写作《前夜》以及后此的《父与子》时表现得最为突出。

从社会、政治观点来说，屠格涅夫是贵族自由主义者。但关于自由主义者的演变以及这位作家的思想特点，仍有待于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贵族自由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在四十年代刚出现时尚有其进步的意义。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

在消灭农奴制问题上，他们同民主主义者还是基本一致的。一八五五年以后才开始发生了变化。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腐朽性。于是，“被活埋了的俄国”“睁开眼睛”从坟墓里走了出来（斯塔索夫语），社会上各个阶层都感到改革的必要，农民起义的浪潮也日益高涨。新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宣布准备实行农奴制改革，并且稍稍放宽书刊的审查。社会上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气氛，当时舆论的大胆曾使刚从流放归来的谢德林感到惊奇。如果说在尼古拉一世（他死于一八五五年）的高压统治下，自由主义者对沙皇政府还抱有对抗的情绪，那么现在，在表面上“自由”的气氛中，在当时农民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却渐渐趋于同政府妥协，从而同革命民主主义者产生了分歧——主要在农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道路的问题上。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寄希望于农民革命。自由主义者虽然同意分配土地，却要收取赎金，他们害怕革命，拥护沙皇“自上而下”的改革。一八六一年二月农奴制改革法令颁布，暴露了其欺骗性质以后，两派“越来越清楚地、明确地、坚决地分开”（列宁语），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而自由主义者也开始变成一种保守的以至反动的力量了。这个历史的分界线，也是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

屠格涅夫的思想演变虽然同自由主义者基本一致，但他不能完全归结为自由主义者，而作为作家，他在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又有矛盾的地方。像有人指出的那样，他具有列宁所断言的启蒙者的某些特点。例如“强烈仇视”农奴制，“热烈拥护”全盘欧化，“衷心相信”农奴制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并“促进这一事业”。^①但是，屠格涅夫只是“温和的启蒙者”，他的出发点是资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127页。

产阶级人道主义,他只是同情人民而不是站在人民一边,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的双重性:一方面承认人民“应该享有人权”(加里宁语),同情备受欺压的农民的无权地位,揭露压迫农奴的贵族地主,包括自由主义者;另一方面,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在谈到改革需要的英雄人物时,特地注明“不是指的人民”^①,他认为革命的因素不存在于人民身上,而“只存在于有教养阶级的少数人之中”^②。一方面,他“真诚地”希望农奴制改革,与一般自由主义者不同,他看到贵族地主在“表面上情愿(改革)的后面隐藏着极度顽固——既恐怖又吝啬”,庆幸农奴制改革“不会后退”^③,唯恐贵族农奴主阻挠改革而忧心忡忡,希望通过科学和文学唤起俄国进步力量支持政府实现“皇上的高尚意图”^④;另一方面,他畏惧农民革命,深恐“革命发生,全部贵族都将被绞死”,认为“我们不应通过这条道路前进”^⑤。思想立场上的这些矛盾,终于导致了他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及其刊物《现代人》的彻底决裂。

《前夜》和《父与子》正好写于作家思想和创作转折的前夕,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当时思想矛盾的某些流露——在《父与子》中流露出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矛盾态度,在《前夜》里则流露出对农奴制改革的矛盾态度。

杜勃罗留波夫关于《前夜》写道:“他(屠格涅夫)意识到,以前的英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就决定放弃他们,从某些片断现象中抓住生活新要求的趋势,试行站在今天进步运动所

①② 分别见《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3卷第368页,第5卷第49页。

③ 《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3卷第181页。

④ 《屠格涅夫全集》,作品集,第15卷第235—237页。

⑤ 转引自C.彼特罗夫:《屠格涅夫》,1961年,第351—352页。

循以实现的道路上。”^①小说的布局正好体现“以前的英雄”为新人所代替的过程。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舒宾和别尔谢涅夫。舒宾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和才华，机智而乐观。但是他玩世不恭，倾向于享乐主义；对于艺术他只随兴之所至，视为玩乐，而不愿下苦工夫。与他不同，别尔谢涅夫严肃、正直，专心学问，锲而不舍，热烈追求学术上的成就，漠视世俗的乐趣。他常常感到个人幸福同责任感的矛盾，但他善良，能为责任而牺牲个人的幸福。不过，别尔谢涅夫也只是不能高飞的燕雀，他的理想无非是当一名教授，他脱离社会生活而遁入古代文化。饶有意思的是，在《前夜》初稿中，他谈到过“人民”、“真理”等字眼，在定稿时作家都给删掉了。

在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许多人曾醉心于艺术，在四十年代则迷恋于学术，舒宾和别尔谢涅夫所向往的正好一个是纯艺术，一个是纯学术。作为五十年代的贵族优秀人物，他们已经过时了，再也没有他们前辈罗亭那样追求理想的激情。自然也不是农奴制改革“前夜”所需要的。时代的英雄只能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这就是英沙罗夫。

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富商的儿子，他的祖国被土耳其人占领，父母都遭土耳其人杀害。他立誓要洗雪国耻家仇，内心燃烧着为祖国而献身的激情的火焰。他坚强果断，沉着寡言，讲究实际，言行一致。他目标明确，心不旁骛。他外表羸弱，却蕴藏着勇士般的力量。他将整个身心献给祖国解放事业，准备为此牺牲一切，甚至当爱情妨碍他的事业时，他也不惜牺牲爱情。他能团结同胞，并在他们中间享有信任和威望。如果说舒宾恣纵感

^① 见《杜勃罗留波夫文集》，俄文版，第6卷第105页。

情而追逐幸福，别尔谢涅夫遵循理智而有强烈的责任感，那么对英沙罗夫说来，个人追求和社会责任感是和谐一致的。这是他的境遇使然，他的国耻和家仇连结一起，但他始终是先国耻而后家仇。

《前夜》反映的是改革的“前夜”。社会必须改革，这个问题深深激动着屠格涅夫。改革有赖于“自觉的英雄性格”。他清醒地看到，在贵族中，即使是优秀分子，也不能肩负这样的历史任务。要寻找“新人”。这种“新人”，车尔尼雪夫斯基于一八五八年曾在文章中提到；他们在生活中也确实已经出现，虽然还是罕见现象，其代表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屠格涅夫从生活中得到启示，就以平民知识分子代替贵族活动家作为文学的主人公，明确地表达了历史发展的趋向和要求，并在俄国文学史上打开崭新的一页。这是他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不朽成就。但是，这种成就不仅由于他的艺术敏感，主要还由于他的“艺术上的自我否定”，他“强迫自己的审美感迁就于固执的……高尚的心灵倾向”，而使贵族的优秀代表在精神上为英沙罗夫所战胜。^①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人，目标是民族解放，他要与之斗争的是外部的敌人，是土耳其占领者。而当时俄国社会，像杜勃罗留波夫说的，需要的是俄国的英沙罗夫，要反对的是内部的敌人，即以沙皇为首的农奴主和专制农奴制度。因此可以说，英沙罗夫同当时俄国的需要还是有距离的。这也不是屠格涅夫艺术上的失算，而是由于思想立场的限

^① 这是当时否定《前夜》的一个批评家说的话，见《屠格涅夫全集》，作品集，第8卷第537页。

制。屠格涅夫以抽象的人道主义来反对农奴制，他只渴望“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赞成革命。他所忧虑的不是改革的有名无实，而是贵族顽固派的阻挠改革，以致认为，俄国需要团结有教养阶级一切进步力量同农奴制斗争，而人民则只能跟随前进；这就需要像英沙罗夫那样的人物，团结包括“最贫苦的农民和乞丐在内”的“保加利亚人”以争取“整个民族的解放”。这也就是幻想以民族解放代替社会革命，以各阶级的联合来代替农奴反农奴主的斗争。不仅如此。对于英沙罗夫，屠格涅夫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推崇他的高尚和爱国主义，却不完全赞同他的革命理想和行动。他把英沙罗夫看作堂吉珂德^①，也就是虽然忠于理想，但却徒劳无补。因此，不仅没有表现英沙罗夫的行动，而且通过舒宾所塑造的两个塑像，表明了作家自己对他又爱又憎的矛盾心情。他也未能真正理解并渗透到这个人物的灵魂，以致这个艺术形象的轮廓有点模糊。

从形象丰满来说，应推女主人公叶连娜。她是中心人物，不仅情节围绕她而展开，所有人物的优缺点也都由她来衡量——“自觉的英雄性格”就是通过她来选择的。她有性格形成的历史。父亲是空虚的却不严厉的自由主义者，使她能养成自由的性格；母亲多愁善感，因丈夫不忠实长期感到压抑，又孕育了叶连娜的同情心的幼芽。但她的同情心主要是周围社会生活培养出来的。她常常梦见贫苦的人。正像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当时俄国社会中“一切优秀事物不都是在这一类印象中成长和得到锻炼的吗”？她渴望积极的行动，不仅存好心，还要做好事。她单

^① 屠格涅夫的《堂吉珂德和哈姆莱特》一文发表于《前夜》之后几个月，但开始写作于一八五六年。在这两个作品发表后不久，有人就认为英沙罗夫体现了屠格涅夫所理解的堂吉珂德精神。

独成长，习惯于冷静分析，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庸俗无聊的家庭使她感到孤独和苦闷。她早就憧憬冲出这个无形的樊笼，只是缺乏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物给她指明道路。舒宾虽有才华却华而不实，别尔谢涅夫虽然渊博却胸无壮志，更不用说库尔纳托夫斯基，此人虽然干练而讲实际，但却那么庸俗！她所倾心的只是英沙罗夫那样既有崇高理想又能脚踏实地的实践家。“解放自己的祖国！”她从这句“伟大”的话里看到自己所探求的理想的体现。屠格涅夫以描写少女见称，而叶连娜和玛丽安娜（《处女地》）则是他笔下最完美的少女形象。要知道他的少女形象是以理想见胜，但是娜塔利娅（《罗亭》）或丽莎（《贵族之家》）所憧憬的只是抽象的理想，而叶连娜的理想才有具体的内容。英沙罗夫像磁石那样吸引了她，她多年潜伏的感情像春潮那样奔涌出来。通过日记作家缕述了她的隐秘的心理活动，让她弄清了自己的情感。她果敢坚决，三次主动地去看望英沙罗夫。上流社会的舆论在她是不屑一顾，家庭和父母是她早要挣脱的羁绊；英沙罗夫要回祖国，等待着他们的是贫困、艰险和屈辱……所有这些丝毫也不能阻止她前进。她爱上他就无保留地把自己同他的命运连在一起。可以说，到此为止，这个形象是鲜明的、完整的。而下面却稍稍有了变化。“欢乐极兮哀情多”！在他们结合后，小说情节急转直下。但是，作家似乎不忍他们这么匆匆地喝完了人生的苦杯，给他们安排了威尼斯之行。在这水都，作家以其诗意盎然的抒情笔触抒写了他们的甜蜜的可却是昙花一现的幸福生活，马上又以神秘的悲观主义的语调暗示了他们的不幸未来。“我有什么权利得到幸福呢？”“我们凡人，可怜的罪人……”面对上帝、大自然而感到软弱无力，这使叶连娜的形象蒙上不和谐的色彩，因为她不同于丽莎，没有宗教的情绪。但她仍然十分坚定，矢志

不移。在英沙罗夫病歿后，还要去保加利亚当起义者的志愿看护，“忠于他的终生事业”。

应该指出，叶连娜的形象，不是作家的杜撰，而是时代的典型。在她身上，表达了当时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求，概括了当时前赴塞瓦斯托波尔担任志愿看护的贵族妇女的忘我精神；而她同贵族环境的脱离又反映了俄国进步青年之转向民主力量。屠格涅夫从这些现实基础出发，使其同改革“前夜”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个形象更为充实，更有意义。但是，叶连娜在威尼斯突然袭来的哀愁的预感，她的相信宿命论和怀疑自己幸福的权利等等，不是来自形象发展的逻辑，而是作家所素有的悲观哲学的表现。这种悲观哲学不仅像有人认为是由于作者“对他周围现实的不满”，还表现了作家对妇女解放和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的怀疑态度。

叶连娜和英沙罗夫两个形象是交相辉映的。他们的爱情的基础是崇高的理想，远远超过了男女之爱。不过，叶连娜的理想是有赖于英沙罗夫而得到明确化并付诸行动的。因此只有英沙罗夫才真正是当时俄国所需要的“新人”、英雄。正如当时一位批评家说的，屠格涅夫向来让妇女站得比男子高，而现在他显然使英沙罗夫高于叶连娜^①。这就是为什么杜勃罗留波夫寄希望于他，说随着叶连娜的出现，俄国的英沙罗夫也很快出现了。

小说引起当时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的不同反响。上流社会攻击叶连娜形象轻浮、“不知羞耻”，“体现了破坏因素”，并因作品的“政治主题”而加以根本否定，说它“从头到尾都是虚假和错误的”，有人还讥笑说，这个“前夜”任何时候也不会有“明

^① 捷林斯基编：《俄国批评家论屠格涅夫创作》，第2卷第139页。

天”。因此屠格涅夫几乎要“付之一炬”^①。而在另一阵营里，杜勃罗留波夫在他的《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里，却很欢迎英沙罗夫和叶连娜两个形象。他只惋惜英沙罗夫不是俄国人。虽则他知道当时俄国的政治条件妨碍这种人物的发展，但仍然认为，俄国要有自己的英沙罗夫，并且他也行将出现了：“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白天总是不远的”。

这句话是革命的结论，暗示俄国处于革命的“前夜”，并且必须同专制农奴制度作斗争。这是屠格涅夫所害怕而不能接受的。他从审查官那里看到此文的手稿后，强烈要求《现代人》杂志不要刊登它。但《现代人》杂志没有听从而把文章发表出来。他同《现代人》在农民解放问题上久已分歧，这件事以及随之发生的一些误会促使了彼此间最后决裂。屠格涅夫多年以来作品都给《现代人》发表，而《前夜》和后来的《父与子》在写作过程中就预定交给《俄国通报》。这是自由主义保守派的刊物，从六十年代起，代表农奴主利益，同《现代人》激烈论战。为这个刊物撰稿，是屠格涅夫思想立场重要变化的表现之一。

围绕《前夜》，当时评论界争论不休，以致屠格涅夫深感厌烦，称之为“一场流行病”。不过，争论主要涉及思想内容，而不是艺术技巧。例如列·托尔斯泰很不喜欢叶连娜，不喜欢对斯塔霍夫一家的描写使用果戈理的讽刺手法，但却断言，《前夜》比《贵族之家》“出色得多”，并说：“现在谁也不能写出这样的中篇小说”^②。确实，《前夜》在艺术上不乏独到之处。

① 分别见《屠格涅夫全集》，作品集，第8卷第530页，505页，524页。

② 《列·托尔斯泰论文学》，俄文版，1955年，第55页。

《前夜》的结构十分紧凑。从第十章到结局，作品的中心情节迅速开展，环环相扣，既不枝蔓，也无间隙。只是从开卷到第九章（几乎占全书四分之一），乍然看来，贴题不紧，显得松散。其实，这些章节之所以着力刻画舒宾、别尔谢涅夫、（当然还有叶连娜），不止为了引导英沙罗夫出场并烘托其性格，主要还是通过他们对叶连娜的追求以及叶连娜的选择来表明时代所需要的人物，不是纯艺术祭司或书斋中学者，而是献身祖国事业的真正意义上的英雄。这样的安排不是人为的构想，而是基于生活固有的逻辑。女主人公同情被压迫者，又深思生活的意义（“活着是为了什么？”），追求积极的行动，自然不会爱舒宾以至别尔谢涅夫（更不用说库尔纳托夫斯基），而只能爱英沙罗夫。因此，这一部分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它和主体浑然一气，而无斤斧痕迹。

不少评论者对小说的结局颇有微词，认为英沙罗夫在他刚开始行动的地方就结束了。这当然因为作者的思想局限和缺乏有关的生活知识。而就艺术来说，这个结尾却是落笔不凡。英沙罗夫的原型死于威尼斯。屠格涅夫驰骋其艺术想象，安排了泛舟大运河令人心醉魂销的场面。对于主人公们的爱情生活来说，这是一个高潮；对于情节开展来说，这是一座奇峰，在这欢乐的奇峰后面便是愁苦的低谷。剧院里女演员薇阿丽姐悲痛欲绝的表演，她的濒于绝望的爱情的最后挣扎，是叶连娜心灵的写照，是她的未来命运的预兆；台上台下，融成一片，构思绝妙。在荡舟回旅馆途中，刚才的幸福之感，倏然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不幸的归宿。陡起陡落，情绪的前后变化，对比强烈，大大加浓了悲剧气氛。正是由于这样描写，经过这样转折，小说虽则蓦地收住，却自显得从容不迫。叶连娜的退场，行踪不定，存亡

莫卜，也写得扑朔迷离，殊有“曲终人不见”的余韵。

《前夜》中的人物，如舒宾或斯塔霍夫等形象，是相当生动的。但英沙罗夫形象的塑造，却为当时大多数评论家（包括思想上对立的两个阵营）所不满。无须讳言，这个形象比较苍白。但不要忘记，它是俄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新人”形象，并无前人的创作经验可资借鉴，却自有其开创意义。说这个形象是使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未免有点溢美，因为伦勃朗是充分表现人物的内心生活的。然而，屠格涅夫也没有落入俗套，给以理想化或者神化。他着重从平凡中显示其不凡，通过人物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表现他的个性，没有写他的豪言壮语，没有给他画上“灵光圈”。总之，作家主要表现他的潜在能力，以此使人相信，只消给他以行动的环境，他是能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英雄的。同时作家还使用其惯常的手法，把叶连娜的选择的眼光，作为一面反光镜，让我们在这里从他和舒宾等人（包括叶连娜本人）的对比中看到他的性格的各个方面，看到他的精神世界的某些折射。不能同意当时批评家鲍特金的看法，说英沙罗夫的“钢铁性”（坚硬性）正好使他失去人们的大部分“好感”。要知道，英沙罗夫虽则刚强如铁，却非没有感情的木石。他对祖国和敌人的强烈爱憎，他对叶连娜的炽热爱情，对别尔谢涅夫的深厚友谊，足以说明他是有真正性情的人；而其深沉不露，正好是英雄本色。

如果说英沙罗夫主要“从外面”来刻画，那么叶连娜则主要“从内部”来描绘的。她的心理活动，跃然纸上。通常认为屠格涅夫不能写心理过程，这个形象可以作为反证。叶连娜的日记，其实就是内心独白的一种形式，当然不是潜意识的。它之所以采取断断续续的方式，并非表现她的思维的没有连续性，而是经过选择，避免了繁复和冗长，不致像作家在批评托尔斯泰时所说的

那样，以其“细腻的反省和思考”而“令人腻烦和讨厌”^①。叶连娜等待英沙罗夫来告别时的一段（第十七章），思潮起伏，复杂矛盾而又不断变化进展，展示了“心灵的辩证法”。第三十三章后面部分她的心理过程，较之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赞赏的列·托尔斯泰的《两个骠骑兵》中的那段文字，了无逊色，而其缠绵悱恻，则殆有过之。

经济是屠格涅夫诗学的基石，而他的经济不是借助于简略，而是借助于选择，除了上述的心理分析外，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人物语言。在《前夜》里，人物的许多对白，被省略了，也就是以虚写的方式几笔带过，只有重要的地方才是实写（舒宾是例外，他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叶连娜和英沙罗夫最初的五、六次见面，全是虚写，我们没有听到他们的一句话。第一次具体写到的的是英沙罗夫失踪后回来的对话。这次对话是倾心的，也是关键性的：叶连娜所了解的是他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活动，正是这次披肝沥胆的谈话确定了他们俩的爱情基础。与此相似的是叶连娜和别尔谢涅夫的第一次谈话。她和他在此前早已认识，显然有过多次晤谈，而书中首次写到的对话则是一次关键性的对话。她劈头提出的是三个简单问句：“您的志愿是作个教授吗？”“您想作个历史教授吗？”“您完全满足于那种地位吗？”三句话充分表现了他和她自己的志趣以及她对他的看法——他不是她所寻求的对象。在这之后，话题就转到他的父亲。后来她同他多次晤谈，涉及的主要是英沙罗夫，而不是关于他的了。一切表明，书中的对白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法国批评家德·沃盖谈到屠格涅夫时说：“谁也不能比他更

① 《屠格涅夫全集》，书信集，第2卷，第104页。

好地用一句话表达出心境和心灵危机。”^① 这里的“一句话”有时就是一个细节。这当然也有赖于选择。在第十三章，叶连娜和英沙罗夫认识不久，但她得知他失踪时，却“沉到一把椅子上”，可又“极力想装作冷淡”，这两句话点明她对他的关切和他在她心中的地位。与此呼应，当英沙罗夫回来后，别尔谢涅夫不了解他去过何处，干过什么事。他是英沙罗夫的挚友，却问叶连娜：“您可以打听一下吗？”这正暗示她同英沙罗夫的关系，已胜过别尔谢涅夫同他的关系。别尔谢涅夫正是这么想的。

场面的选择也值得玩味。对库尔纳托夫斯基的出场，并没有安排场面，代替它的是叶连娜的信，这既节约了多余的笔墨，又恰好是点睛之笔：引出库尔纳托夫斯基本来就是为了从另一角度来烘托英沙罗夫（信中对他们两人作了多方面的对比）。在叶连娜离开俄国时，关于她和母亲的告别，只是虚写，却特别安排父亲送行的场面。这一选择也很出色：母亲是疼爱她的，曾因她要远适异国而昏晕过。写同她的告别，无非是抱头痛哭一场；而写父亲出人意外的送行，既给这形象添上新的一笔，也抒写了感人至深的父女之情。在英沙罗夫病危之际，作家让叶连娜做了一个奇异的梦，这不止描写她的心境，更是为了省去描写弥留时刻的沉闷而又容易落入前人窠臼的一个场面。

最后，我们不能忘怀屠格涅夫的风景画，而《前夜》中的大自然描写也确实有其独特之处。如果说《贵族之家》中的景色的基调是忧郁，那么《前夜》中的基调则是明朗。如果说屠格涅夫的风景画总是和某个人物的心境协调，那么在这里，例如察尔津诺的景色，却似乎是超乎个人的。《前夜》中的多处景物描写，又各

^① 《外国批评界论屠格涅夫》，俄文版，1908年。